

论弗罗斯特自然诗篇中的季节象征及其生态意蕴

The Symbology of Seasons and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Robert Frost's Nature Poetry

吴笛 (Wu Di) 钱蓓慧 (Qian Beihui)

内容摘要: 弗罗斯特的自然诗篇中的季节意象有着深邃的生态意蕴。不仅他的一些以季节命名的诗篇有着特定的象征寓意，而且大多数并非以季节命名的自然诗篇都包含明晰的季节成分，表现了特定的思想内涵。在他的诗篇中，写得较多的是秋、冬意象。秋时常有着对生命之旅的些许遗憾和人生旅程的哲理洞察和反思，而冬的意象，则常常具有复苏的内涵。在弗罗斯特看来，人生不能沉溺在死亡的神秘之中，而是应该走出神秘，迎接复苏。春、夏的意象，在弗罗斯特的诗中，虽然数量不及秋冬，但同样得到关注。早春的清新、短暂的美丽，是人类梦想的反射，也是生命复苏的奇迹的展现。而盛夏的意象，虽说辉煌，但是却蕴涵着对走向衰败进程的担忧和惶恐。弗罗斯特对季节意象的关注以及相应的运用，充分体现了他作为自然诗人的特色，在相当的程度上表达了人与自然一体性的生态理念。

关键词: 弗罗斯特；自然书写；季节意象；象征寓意；生态意识

作者简介: 吴笛，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钱蓓慧，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Title: The Symbology of Seasons and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Robert Frost's Nature Poetry

Abstract: The images of seasons in Robert Frost's nature poems contain deep ecological symbolic meanings. Not only the poems entitled with the name of seasons contain the particular implied meaning, but also the other nature poems have the elements of season and express the same particular idea. In Robert Frost's poems, autumn and winter are mostly-used images of seasons. The image of autumn is often used to express some regrets about the life journey of humankind, and to convey the philosophic penetration and rethinking, while the image of winter often possesses the intension of recovery or resuscitation. Man could not indulge himself with the mystery of death but walk out of the shadow and salute the resuscitation. The images of spring and summer are also important in Frost's

poems. The freshness of early spring and the short beauty are the reverberation of human dreams, and also it is the miracle season when life re-emerges. And the image of summer, though resplendent, contains some anxiety for the course to decline. Robert Frost's special attentions on the seasons reflect his characteristics as a poet of nature, and his frequent use of seasonal imagery expresses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 the idea of onenes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 Robert Frost; narration of nature; images of seasons; symbolic meaning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uthors: **Wu Di**,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28 Hangzhou,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Russian literature (Email: hzwudi@yahoo.com); **Qian Beihui**, Ph.D. candidate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28 Hangzhou,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beihui007@hotmail.com).

弗罗斯特在公众之中的形象是一个质朴的田园诗人。他被认为是美国自朗费罗之后的最孚众望的诗人(霍夫曼 613)。“在弗罗斯特 89 岁高龄去世之前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被看成美国非官方的桂冠诗人”(Vendler 91)。人们惊叹于他以美国地方语言风格对新英格兰乡村日常生活的描述。他的诗歌王国建立在农村自然之中。他总是选择狭小的世界。但尽管诗的素材范围较窄,诗歌本身却具有复杂的内涵和微妙的情调。

在弗罗斯特的自然诗篇中,描写季节以及与季节有关的诗篇占有一定的篇幅,而他诗中的季节意象有着深邃的象征寓意。不仅他的一些以季节命名的诗篇有着特定的寓意,甚至大多数并非以季节命名的自然诗篇都包含明晰的季节成分,表现了特定的思想内涵。

一、阳春:人类梦想的折射

在诗歌主题方面以及意象使用方面,尽管弗罗斯特的诗歌王国是建立在自然之中的,也有一些论者称他是“田园诗人”、“自然诗人”、“乡土诗人”,但他自己对此似乎不满,他也曾经公开宣称,说他平生只写过一首“自然诗”——一首早期的抒情诗。由此可见,在弗罗斯特看来,他诗歌的题材或许是抒写自然,但主题却是表现人类世界。自然意象在他的诗中绝不是单为自然而存在,而是整个想象的一部分,哪怕是简单质朴的具体的细节描绘,也具有抽象的思想内涵。

善于描绘自然的华兹华斯等 19 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总是在自然界中寻找美的源泉,自然意象常常是人类灵魂的“客观对应物”,这一传统,弗罗斯

特得以承袭。“像浪漫主义诗人一样，弗罗斯特将人和自然作为两个基本的真实加以重点关注”（Griffith 21）。而在弗罗斯特的自然诗篇中，他对春夏秋冬等季节意象情有独钟。

首先，在他的诗中，春的意象得到一定的关注，明媚的春光总是激发弗罗斯特的诗情，他将春天看成是令人向往的美好的季节，对此进行赞美。在《致春风》（“To the Thawing Wind”）、《春的祈祷》（“A Prayer in Spring”）、《春潭》（“Spring Pools”）、《下种》（“Putting in the Seed”）、《蓝蝴蝶日》（“Blue-Butterfly Day”）、《山坡雪融》（“A Hillside Thaw”）等许多诗作中，弗罗斯特都表现了春天的自然景象，以及对春天的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感受。

在弗罗斯特的诗中，早春的清新、短暂的美丽，是人类梦想的折射，也是生命复苏的奇迹的展现。春季是生命重新呈现的奇迹季节。在弗罗斯特的自然象征体系中，春季的清新和美丽，是折射人类一切梦想和愿望的意象，没有自我毁灭的自然法则中的任何瑕疵。

弗罗斯特的不少诗篇赞美春天的清纯，试图通过祈祷等手段让春天得以永久存在，从而对抗自然界季节的更替规律，以及走向衰亡的必然性。在早期的诗作《春日祈祷》中，诗人并不求未来的“未知的收获”，只是期盼停留在这一“万物生长的时日”：“啊，让我们欢乐在今日的花间；/别让我们的思绪飘得那么遥远，/别想未知的收获；让我们在此，/就在这一年中万物生长的时日”（弗罗斯特，《弗罗斯特集》27）。在《春天的祈祷》中，诗人以留住现时景致的愿望，来表达对现时生活的关爱，以及对未来的不明处境的一丝担忧。

春天之所以是美妙的，是在于春天具有复苏气质。而这一复苏，与春风的吹拂不无关系。在《致春风》一诗中，诗人就渴望春风为枯死的花儿找回一场春梦，让褐色的土地重新展现自己的容颜：“携雨一道来吧，喧嚣的西南风，/带来唱歌的鸟，送来筑巢的蜂，/为枯死的花儿带来春梦一场，/让路边冻硬的雪堆融化流淌，/从白雪下面找回褐色的土地……”（弗罗斯特，《弗罗斯特集》26）

而在《春潭》一诗中，诗人更是以春潭为意象，抒写明媚春天的景象与其被“皑皑白雪”所覆盖的季节以及“竭潭枯花”时节之间的本质区别，诗人写道：“春潭虽掩蔽在浓密的树林，/却依然能映出无瑕的蓝天，/像潭边野花一样瑟瑟颤栗，/也会像野花一样很快枯干，/可潭水不是汇进溪流江河，/而将渗入根络换葱茏一片。//把潭水汲入其新蕾的树木/夏天将郁郁葱葱莽莽芊芊，/但是在它们竭潭枯花之前，/不妨先让它们多思考两遍：/这如花的春水和似水的花/都是皑皑白雪消融在昨天”（弗罗斯特，《弗罗斯特集》314）。在这首诗中，不仅抒写了季节之间的本质区别，而且以辩证的视角探讨复苏与消融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可见,《春潭》折射着自然季节的永恒规律,春天的水给树木以新蕾,但免不了干枯的命运,而且,春天的水以及似水的花,其实都是从严冬的皑皑白雪中再生而来的。

二、盛夏:辉煌中对衰败进程的担忧

与希望之春相比,弗罗斯特诗歌中的盛夏的意象,在一定的意义上既延续着阳春的美好的梦想,又开始在现时的辉煌中呈现出对盛极及衰的普遍规律以及自然进程的担忧。

在题为《冬日夕照中盼望林鸟》的一诗中,弗罗斯特通过那一只既未看见、也没听到的小鸟,论述在一片肃杀之气的冬天,眼前重新又展现了生趣盎然的夏日好景,耳边又听得了欢乐的生命的音符。在诗人看来,盛夏与严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转化的。在严冬中,会有盛夏的期待,同样,在盛夏中也会出现对严冬衰败的担忧。所以,他的一些描写盛夏的诗中却时不时出现忧伤的基调。盛夏虽说辉煌,但是其中却不免蕴涵着对走向衰败进程的担忧和惶恐。

弗罗斯特描写盛夏的诗作中,《将叶比花》(“Leaves Compared with Flowers”)、《丝织帐篷》(“The Silken Tent”)、灶头鸟(“The Oven Bird”)、《蓝浆果》(“Blueberries”)、《荒屋》(“Ghost House”)、《暴露的鸟窝》(“The Exposed Nest”)、《雨蛙溪》(“Hyla Brook”)、《豆棚》(“Pea Brush”)等一些诗作显得具有代表性,表达了各种复杂的情感体验。甚至连夏天的盛开的花朵与青枝绿叶都各有自己的特定的寓意。

《将叶比花》一诗,就是枝叶与鲜花的比较。在这首诗中,诗人通过自然意象,表现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观。诗人将夏天视为“忧郁”的象征:“我曾叫人用简洁的语言回答:/哪样更美,是树叶还是树花。/他们都没有这般风趣或智慧/说白天花更艳,晚上叶更美。//黑暗中相倚相偎的树皮树叶,/黑暗中凝神倾听的树皮树叶。/说不定我过去也追逐过鲜花,/但如今绿叶与我的忧郁融洽”(弗罗斯特,《弗罗斯特集》377)。然而,构成夏天这一忧郁色泽的,却是鲜花与绿叶的比较。在他的比较中,凸显绿叶的本质特性以及与人类相似的忧郁本性。在诗人看来,绿叶之美,更多的在于神秘。弗罗斯特认为白天花美、夜间叶美的观点,与20世纪初期的英国诗人劳伦斯的“夜间自我”的观念是十分吻合的。

而在弗罗斯特《暴露的鸟窝》一诗中,盛夏的辉煌更是被现时的灼热和残忍所取代。诗人在该首诗中以鸟巢中的小鸟的遭遇为切入点,感叹工业革命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疏远,尤其是由于人类机器的作用,让羽毛未丰的小鸟暴露在割草机的割刀之下。割草机从挤满小鸟的鸟窝的地上咀嚼而过,把无助的小鸟留给了盛夏的灼热和阳光。我们从这盛夏的灼热中已经感受到了一丝生命的悲凉。

三、暮秋：生命旅程的哲理洞察

尽管弗罗斯特创作了一些充满希望的春夏诗篇，但他深深懂得：“Nothing Gold Can Stay” (Frost, *The Complete Poems* 272)。因此，他本质上是一位善于描绘秋冬的诗人，比起春夏，弗罗斯特更倾向于描写秋冬。有学者指出，根据1949年版的弗罗斯特全集，在弗罗斯特的全部诗作中，约有三分之一的诗中使用了秋冬的意象，而春夏意象的诗作大概只有20多首 (Moynihan 348)。弗罗斯特的《一条未走的道路》(“The Road Not Taken”)、《深秋漫步》(“A Late Walk”)、《十一月来客》(“My November Guest”)、《十月》(“October”)、《取水》(“Going for Water”)、《采叶》(“Gathering Leaves”)等诗，都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生命之秋的总结。

我们认为，包含秋冬意象的诗作，也最能体现弗罗斯特的诗学思想。就诗学主张而言，弗罗斯特曾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美学原则：“一首诗应该始于情趣，而终于智慧” (Frost, *The Complete Poems* vi)。这一美学原则是他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诗歌经典生成的一个关键要素。他的一些抒情诗往往以新英格兰的自然景色开始，然后轻松地顺着口语体的自然节奏向前移动，最后在诗末以警句式的结论而告终。

如在《一条未走的道路》一诗中，弗罗斯特也是以描写普通的秋景——树林中两条岔路开始，岔路极为平常，“撒满落叶，还没踩下足迹”，可是到了诗的最后，诗人同样得出一个与人类命运发生密切关联的智性的结论：“此后不论岁月流逝多少，/我提起此事总要伴叹息一声：/两条路在林中分了道；而我呢，/我选了较少人走的一条，/此后的一切都相差万里” (飞白 145)。

普通的两条岔路到后来被象征性地代表着人生的两条道路、两种经历。在秋天，当道路被秋叶覆盖的时候，难以看出其中的区别，然而，经过冬天的铺垫，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两条道路的景致显然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人生也是这样，人生道路中的没有情理的偶然选择，会有意无意地造成其后的千差万别，形成完全不同的人生色彩。然而，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一旦作出了选择，就得一条路一条路地走下去，再想回头走到原先的岔道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了。虽然抒情主人公所选择的是较少人所走的道路，但是，既然作出了选择，也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这样平易的诗句，如此秋意朦胧、分叉小道在眼前浮现的普通的秋景，却给人生旅途的过客留下了无穷的感慨以及些许无奈和惆怅。

弗罗斯特的《在阔叶林中》一诗，更是以秋天飘零的树叶为意象，来与人类世界进行类比，对人生的旅程进行哲理的洞察：“片片相同的枯叶一层复一层！/它们向下飘落从头顶的浓阴，/为大地披上一件褪色的金衣，/就像皮革制就那样完全合身。//在新叶又攀上那些枝桠之前，/在绿叶又遮蔽那些树干之前，/枯叶得飘落，飘过土中籽实，/枯叶得飘落，落进腐朽黑暗。

// 腐叶定将被花籽的萌芽顶穿，/ 腐叶定将被埋在花的根下面。/ 虽然这事发生在另一个世界，/ 但我知人类世界也如此这般”（弗罗斯特，《弗罗斯特集》44）。在弗罗斯特的笔下，秋天的自然景致，与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极为相似，片片树叶如同芸芸众生，虽然腐朽，却仍然化腐朽为神奇，为新的生命的延续而默默奉献。

可见，诗人通过秋叶等自然意象的描写，对人类生存规律所进行的哲理探究，是极为深刻的。弗罗斯特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人。评论家莱尼恩（John F. Lynen）在《罗伯特·弗罗斯特田园诗的艺术》一书中认为：“弗罗斯特像古老的田园诗作家一样，力图让我们感觉到田园世界大体上是人类生活的代表”（Parini 262）。

四、严冬：走出神秘，迎接复苏

弗罗斯特描写严冬的诗篇，不仅数量较多，而且格外成功，这是与他对冬天的独特感悟有关。在他看来，严冬显得深沉，是死神格外迷恋的季节，也是大自然神秘力量的化身。但是，作为人类，不能沉溺在死亡的神秘之中，而是走出神秘，迎接复苏。

弗罗斯特所创作的包含严冬意象的诗篇中，《雪夜林边小立》（“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风与窗台上的花》（“Wind and Window Flower”）、《圣诞树》（“Christmas Trees”）、《老人的冬夜》（“A Old Man's Winter Night”）、《白桦树》（“Birches”）、《冬日夕照中盼望林鸟》（“Looking for a Sunset Bird in Winter”）、《蓝背鸟的留言》（“The Last Word of a Bluebird”）、《袭击》（“The Onset”）、《我们歌唱的力量》（“Our Singing Strength”）等等，都显得富有特色。

弗罗斯特的代表性的抒情诗《雪夜林边小立》即典型地代表了他的走出神秘，迎接复苏的理念以及“始于情趣，终于智慧”这一诗学思想。在这首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般的抒情诗中，雪夜骑马的农夫“我”被披上银装的树林所深深吸引，不由得顾夜黑风寒，驻足欣赏美丽的自然景色，从而体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理念。而小马的疑虑以及作为回答微风和雪花落地时的悄声细语，更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沟通以及人在自然界所获得的顿悟。于是，诗歌一步步地引导读者去思索、去感受自然的神秘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到诗的最后得出一个富有智性的结论，以带有警句性质的两行复句来结束全诗：“树林真可爱，既深又黑，/ 但我有许多诺言不能违背，/ 还要赶多少路才能安睡，/ 还要赶多少路才能安睡”（飞白 145-146）。两行复句虽然词语相同，含义却大为拓展。第一句“还要赶多少路才能安睡”是一般意义上的赶路和安睡，“go”与“sleep”是本意，而第二句“还要赶多少路才能安睡”则是转义了：要想安睡，就必须去完成人生的责任，“sleep”的另一层含义便是“die”了。诗人在此告诫自己不要虚度年华，这样，一句重复，不仅体现了人

与自然的共性，更使全诗得到了哲理的升华。可见，田园牧歌般的抒情诗同样可以展现哲理的深度。这位“具有引领地位的美国田园牧歌诗人”（Hass 114）在诗中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互为依存的关系。当代生态批评学者格伦·A·洛夫（Glen A. Love）认为：田园牧歌“可以成为一种对生命严肃而复杂的批评，不仅涉及乡村风光和自然生活，而且也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批评”（洛夫 74）。弗罗斯特的《雪夜林边小立》便是从田园牧歌般的诗作中体现严肃的艺术精神和生态意蕴。

弗罗斯特在表现严冬的抒情诗中，特别善于使用比喻手法。在《白桦树》（“Birches”）一诗中，诗人使用了同时代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所惯于使用的角色互换的比喻特征。在他的诗中，自然意象是作为主体出现的，而人类意象却成了喻体。他描写树林中的白桦树被积雪压弯，树叶垂地的状态时，用女孩作喻体：“好像趴在地上的女孩子把一头长发 / 兜过头去，好让太阳把头发晒干。”随后，他又幻想是个小男孩放牛来回路过的时候荡弯了白桦树：“他一株一株地征服他父亲的树， / 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们骑在胯下， / 直到把树的倔强劲儿完全制服， / 一株又一株都垂头丧气地低下来——”最后，他以弯曲在地的白桦作为切入点，以白桦为喻体，来喻指人生，幻想人生的旅程与弯曲的白桦树具有同样的命运：“我真想暂时离开人世一会儿， / 然后再回来，重新干它一番。可是， / 别来个命运之神，故意曲解我， / 只成全我愿望的一半，把我卷了走， / 一去不返。你要爱，就扔不开人世。 / 我想不出还有哪儿是更好的去处。 / 我真想去爬白桦树，沿着雪白的树干 / 爬上乌黑的树枝，爬向那天心， / 直到树身再支撑不住，树梢碰着地， / 把我放下来。去去又回来，那该有多好”（弗罗斯特，《一条未走的路》5-7）。弗罗斯特通过被白雪压弯落地的白桦意象，对生命的轮回理想作了一番明晰的诠释。在他笔下，严冬时节是生命轮回理念的恰当象征，他期盼人类离开人世只是“一时半会儿”，然后还能再次返回人间，如同爬着白桦树干，因重量使之弯曲，重新“送回到地面”。

综上所述，在人与自然的一体性方面，弗罗斯特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即季节意象的巧妙使用。春夏秋冬这些季节意象，不仅蕴含着人类的生命历程，更是突出了周而复始的重生理念。这一点，也被西方一些学者所关注。著名评论家尼娜·贝姆认为：“弗罗斯特对季节意象的使用无疑暗示着重生的主题”（Baym 712）。弗罗斯特的诗中，除了直接抒写季节意象之外，也有其他自然意象来代替季节，具有与季节相同的象征寓意。“树”的意象便是其中的典型。在弗罗斯特的诗中，“树”是一个较为常见的自然意象，出现在近百首诗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树木在秋天的时分，片片落叶飘向大地，而在严冬季节，更是受到大雪的侵袭，使得落叶逐渐腐烂在树根的泥土，然而，树木又会在春天萌芽，并在夏日变得枝繁叶茂。树木，如同季节的化身，既是自然法则的体现，又是人类生命历程的折射。总之，我们透过弗罗斯特

诗歌中的季节意象，可以看出这位自然诗人对人与自然所进行的哲理思考，对人类的生命历程所进行的深刻而复杂的探索，以及从中所体现的深邃的生态意识。

Works Cited

- Baym, Nina. "An Approach to Robert Frost's Nature Poetry." *American Quarterly* 17. 4 (Winter, 1965): 713-723.
- 飞白主编：《世界诗库》，第7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
- [Fei Bai ed. *Library of World Poetry*. Vol. 7. Guangzhou: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1994.]
- 弗罗斯特：《弗罗斯特集：诗全集、散文和戏剧作品》，曹明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 [Frost, Robert. *Collected Works by Robert Frost: Complete Poems, Selected Prose & Dramas*. Trans. Cao Minglun.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02.]
- ：《一条未走的路：弗罗斯特诗歌欣赏》，方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 [— . *The Road Not Taken: An Appreciation of the Poems by Robert Frost*. Trans. Fang P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8.]
- . *The Complete Poems of Robert Fros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64.
- Griffith, Clark. "Frost and the American View of Nature." *American Quarterly* 20. 1 (Spring, 1968): 21-37.
- Hass, Robert Bernard. "'Measuring Myself against all Creation': Robert Frost and Pastoral." Richardson, Mark ed. *Robert Frost in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4-122.
- 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下)。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
- [Hoffman, D. *Harva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Part II.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s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1984.]
- 洛夫：《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与环境》，胡志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Love, Glen A. *Practic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Trans. Hu Zhihong et al. Beijing: Peking UP, 2010.]
- Moynihan, William T. "Fall and Winter in Frost." *Modern Language Notes* 73. 5 (May 1958): 348-350.
- Parini, Jay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9.
- Vendler, Helen. *Voices and Visions, The Poet in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